



特別
^21
4-262
12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村重
923.6
Ka43y
12

^2/
4262
12



夜譚隨錄卷之十二目錄

- 尤大鼻
- 董如彪
- 某別駕
- 雙髻道人
- 阮龍光
- 某太守
- 鄧縣尹

夜譚隨錄

十二目錄



早稲田大学
文学部図書

10268

<2002-265>

靳總兵

藕花

王塾師



夜譚隨錄卷之一



蔡園主人著

蔡園主人蘭若氏評閱

尤大鼻

咸寧尤大鼻。販皮貨于天津。與布客董九親戚也。而相友善。董有子名韶。年十七。丰神雋逸。資質慧秀。不類賈人子。尤深愛之。值年節。尤攜韶出遊河上。過開市。車馬闐沓。遂相失。不能復聚。韶覓尤不得。獨坐河

友輩遺錄

卷之二十二 尤大鼻

黃梅

免 總和機管是

于樹下暫憩。見有挑白酒賣者。呼而沽飲之。白酒甘
冽。殊適渴喉。一舉數碗。炎暑頓消。韶固稚弱。未嘗飲
酒。白酒雖薄。亦不能任。眩暈頗甚。就卧樹下。無復知
覺。良久醒來。則在一紗帳中。衾枕悉具。驚起欲遁。忽
一人振臂闖扉。秉燭而入。則一十八九女郎也。修眉
素面。含笑嫣然。置燭于几。低鬟歛衽曰。日開歸自外
家。見子醉卧茵草。恐犯風露。故設榻相款。于其勿疑。
韶始恍然。感荷無盡。即欲辭去。女止之曰。時已入夜。

奈何作此戲語

路且隔城。去將安之。宿此為便。韶曰。與子了無交涉。
何敢便住。女曰。飲啜前定。邂逅非偶。幸勿作客態。向
人韶謝曰。惠然肯留。深慙素望。第慚少小不學。出言
市井。談鋒不敵。徒聒聽聞。女笑曰。兒聞丹漆不文。白
壁不雕。質既無虧。何必受飾。且子搗詞謙語。婉而多
風。齒頰芳芬。香堪取則。得承一夕。色笑死不為天。因
問何字。韶曰。童子無字。問名則董韶耳。于是絮語間。
雜妖言隱謎。女或如不聞。或偶一應答。尖頰刺人。韶

少不學 家李耶

之單道景

卷之十二 尤大鼻

二



二語金銷魂

神魂俱蕩如在醉中壁上懸樂器制甚古雅不誠其名女曰參差也一名洞簫韶曰然則卿必知音者女曰有孔則吹之有絃則撥之順其自然自能合調若夫膠柱鼓瑟雖有元音從何發洩是以知音之難也能歌乎女曰懊懣之曲子夜之聲但堪囉嘖于一時詎足墮聒于大雅乖音錯節不足以徵夜深矣與其隔錦屏于鄂渚何如覓佳夢于巫山韶四十字描寫盡覲覲從命乃相與就寢低帷暱枕極盡歡愛留連數日不思旋返

吾溫長靈
中忽遇驚
醜之重便
武

更得逐漸盡其同類有名小蘭者小蕙者有名小壽者秋紅者要皆姝麗各具所長女名春翠色藝獨為諸姬之冠諸姬亦自知不逮凡百將順適盛夏暑熱四姬邀韶其沿蓮沼中狎戲方殷春翠忽縱眸遠矚大驚曰妖道亦太狠毒直尋逞至此耶不暇著衣白身而走四姬失措提裙挈褲紛紛狂走俄一人飛馬至繡衣青巾貌極雄偉問韶曰彼衆女子安往韶戰悚水中口不能言但以手亂指其人隨手所向繞沿

何望與

事終紀

而馳卒無所得意。殊忿躁。連鞭其馬。馬抖鬚一嘶。御風騰起。急如飛電。瞬息不知所逝。韶翹首向天。癡立。睜目。旋聞人聲。詎當似有人呼其名者。驚視之。則其父及尤。並初識數輩。畢集沼畔。扶之出水。衣而守之。一餽時。神色甫定。四顧園亭。烏有蓮沼。無存。但見幾樹高槐。數杯荒塚。塚前積雨成潦。葭菼叢生。復爽然。若有所失。回念諸女。不覺潸然。以車載歸。眾亦散去。唯其父與尤在旁。因詰如許時。宿食何處。乃一旦獨

浴溽潦。甚不可解。韶不能隱。一一吐賞。二人不勝駭愕。尤歎曰。自午日相失。在在詔詔。令尊為汝。心廢。廢枕。僚慄自傷。原其咎。在予之不謹。詎能自安。亦曾擬議。或遭狐鬼。愈益憂惶。夙聞某廂李道士有奇術。往祈之。彼授一符。令手郊外焚之。焚訖。必有狂風。但從風而往。必有究竟。不意果能獲汝。李道士真神仙矣。第可恨此女。不測是鬼。是狐。輒作如許狡獪。必報之以洩吾忿。董曰。得人為幸。豈計其宅。且彼既能幻化。

自勵慰

多事

不詳阿鏡 卷之十二 四
惑人豈無術自衛苟一遜事爲禍不淺詔亦勸慰謂
奈何與異物較短長尤終不釋然朔日城門甫啟卽
提一短挺迤至積潦前大索無所獲卒至古塚旁見
茂草中一穴大如碗黝然而深莫測底止尤笑曰得
其巢穴矣然無可用武躊躇得一策乃多取朽木槁
枝填塞穴口燃火薰之一食頃欻然一物衝烟突火
而過視之一黑狐也逃走如風追之不及方却回又
進出四頭一白三黑倉皇四散皆不能逐後遂無繼

者尤笑曰此卽所謂諸女郎也與族俱行此舉徒勞
矣欣欣然歸述之于董董大驚曰胡不見商輒獨冒
此險彼皆廿人者旣皆逸去必圖報復兄不可疎防
爲兄計不如暫歸以避其崇尤曰予正望其來豈可
反爲蔥避董知其不可諫陽稱其勇而陰爲護衛一
日尤將出城責董董父子請偕尤許之及出關尤內
逼往登澗董父子時坎簷下少焉聞尤在廁中罵人
董方猜惑忽痛然一聲罵聲頓止董父子趨入尤已

倒置溷坑中。兩足伸縮。廁中更無一人。併力扶救。糞蛆無處不有。幸不致死。董父子亦不能無染。遂相與至河上。浣濯逾時。始各就緒。董因詰尤與誰。角口致墜穢中。尤笑且嘆曰。不聽藥石言。便受膻臙氣。予始登廁。卽見一黑狐。人立壁角。向予切齒。予罵。數聲。彼突至面前。極力排擠。不覺仰面顛墜。平日英雄掃地盡矣。董父子亦爲之捧腹。亟歸店。議作歸計。董慮韶召邪。亦令同歸。執婚。擇日。趨裝就道。暮宿逆旅。夜

半春。翠忽至。與韶同寢。尤聞韶喃喃絮語。諦聽之。如與人交媾者。然悟其又爲狐祟。大聲恐嚇。韶驚覺。已失女之所在。然遺精濡席矣。尤詰得其故。復大罵。已而就枕。忽失尤。韶起秉燭徧覓。聞駭聲。出目一米。甕中。甕上覆一瓦盆。泥封甚固。急呼主人。俾開之。主人曰。此醃菜未熟。開之何爲。韶曰。有人在內。焉得不開。主人駭異。聽之。果然。急開之。則尤蹲踞其中。迴匝皆菜。僅露頭面。撼之。始覺。問所以入甕之由。茫然不知。

夜讀隱金 卷之二
衆猜想移時莫得其解久之尤忽自悟曰此必彼狐請我入甕耳主人求得其故亦笑而咋舌曰更無可疑矣尤一路爲狐所弄愈出愈竒直入河南界始獲寧字後亦無他云

蘭岩曰一女權愛天緣已早定之狐雖攝入洞中並無傷害意既已出之何必讐之致遭戲弄尤亦選事人哉

董如彪

嵩陽董桓字建威以參將禡職家居年四十餘財雄一鄉性好武勇所交遊悉射皮飲胄飛蒼走黃之二艷妾六七人爭妍鬥媚以悅一人第宅復闔壯園亭之勝甲一邑園中有池可容刀綉池綠樹千章就中構軒五楹顏曰萬綠極虛敞夏曰與其儔類講武其中其父禁之弗悛也父歿愈不自戢生二子長如彪年十八次如虎年十六皆出側室而知彪稟賦與父殊秀外慧中尤喜篇什馳馬試飲非其所好以故

失。父愛雞肋。當遭老拳。家有老僕葛封者。質樸慝直。好強諫。董稍憚之。封有子印。見亦年十八。為彪虎館僮。韶秀慧。點一家之所鍾。愛適秋高。馬壯。董率二子及僮僕三十餘人。負弩冒槍。呼鷹嗷犬。往獵于山。自辰至申。獲禽甚夥。與盡將還。歛一犬。黑狐竄出草中。董遂射之。連發不中。狐突至。如彪馬前。逡巡欲遁。董急呼如彪射之。如彪但束手笑。狐遂逸去。董叱曰。懦弱子。何顏甲至此。不畏奴輩笑耶。如彪曰。家中羊豕。

甚多。豈必獵食。董大怒曰。小子生為男兒。毫無丈夫氣。豈復葺建威子耶。汝欲食羊豕。我偏以汝飼虎狼。遽喝下馬。奪其弧矢。但與一火槍。曰。留汝于此。不得無相見也。言訖回馬。葛封棄鎗投鞭。涕泣叩馬而諫。曰。大郎所言非無理。主人奈何逞一時之怒。輒一之萬山之中。而不顧乎。且為人之父者。教子于義方。弗導于邪。凡邪筭之事。無足為子孫效法者。主人自為之。則已矣。何必戕賊大郎。欲其濟惡而不欲其翰。豔

難得此義僕如
董之狂諫

不語陰金 卷之十一
也哉董怒曰汝病狂耶胡爲悖逆至此封曰老奴不
悖主不自知其非耳夫人之所以修身齊家者仁也
孝也慈也悌也今主曰以殺獸從禽爲樂不體上天
好生之心可謂仁乎父死未塋爰及田遊可謂孝乎
棄弱子于荒山以贖糜鹿可謂慈乎二郎旁觀不發
一言勸止豈教之以悌之義乎使大郎有罪主人且
當分謗矧其無罪棄之何名董怒發如雷馬箠亂下
如雨封頭面皆破流血滿衣釋手而退董遂縱轡出

發怒此亦可
笑

山衆人畢從封大罵衆人助桀爲虐一何喪心乃呼
印兒而囑之曰汝其追隨大郎生死與共吾耄矣無
能爲役俾大郎得狐而返不致他變則汝亦當如漢
帝刈侯得狗功矣不然卽此永訣耳欵戲上馬連促
令去印兒踴躍而往見如彪于岩下方倚槍而泣印
兒慰藉之如彪得伴殊慰相與覓狐杳不可得旣而
蒼然暮色自遠而近漸無所見四山清寂繁星滿天
樹響水鳴狼奔鴟叫二人蹲伏石畔恒怯殊深久之

慘然可憫

駭殺

夜言陞金... 月出峰巔烟籠澗壑依稀有人循仄徑來相去一
矢地諦之非人夜叉也敦脈血梅齒巉嶮如錦鵲行
鶚顧目光睽閃氣息恹恹如彪戰悚俯伏屏息不敢
動印兒低語曰怪物非一此間非藏身所不知升彼
高樹庶幾免患如彪曰素未嫻習焉能升樹汝速自
為計明日收吾骨焉稍遲回即成兩斃轉非汝父付
託之意印兒不得已潛登一巨松濃密處垂首下觀
歷歷皆辨一夜叉行至石畔慕見如彪遽滾地風旋

印兒智甚

良久始定拊膺而踊若甚驚怪作聲嗚嗚餘者聞聲
畢集一夜叉躡地上聳其皆一夜叉提如彪腰膀置
其上負之而去印兒心胆墮地急下樹密覘欣向歷
數嶮巖卒至一破廟前有夜叉甚夥皆拱立廟側廟
後數大樹皆參天印兒復緣其上隱隱見廟中有二
人一左一右正面坐又有數人列坐衣冠奇古身軀
偉岸趨踰其下者又不下數十人皆不作夜叉形又
見諸野獸如虎豹如熊羆如豹狼麀鹿狐兔者紛紛

廟外何止千百頭。夜叉置如彪于階下，蒲伏而出，似極震懾。右坐者曰：董桓恣虐不仁，冥報在邇。今乃忍棄其子，亟當先殺之，以抑眾怨。列坐一人曰：不可。董桓雖惡，其子無罪。且一言梗父，有止殺之心，罪人不孥。不肖子猶將宥之，况如彪賢子乎？右坐者曰：然則將何以處之？列坐者曰：不如釋之。上以體上帝好生之仁，下以行明公恤刑之惠。至于報德報怨，自有主者。非吾曹事也。左坐者曰：叅单之言是也。命夜叉仍

印兒
不
得
謂
忠
矣

負之去。寘故處。夜叉方舉趾，即有一老人踞階下，啟曰：適承明諭，謂報德報怨自有主者。董如彪于臣有恩，請主之。右坐者曰：可。老人叩謝，負如彪而出，蹒跚東去。印兒下樹尾之，越險履巉，崎嶇數里，抵一洞口。老人欲入，忽回首見印兒，訝曰：爾何為者？印兒曰：偶迷路，欲覓一宿耳。老人曰：此間非子所宜至，宿愈不可。印兒曰：主人被負至此，予將安歸乎？老人熟視曰：得無見誑印兒，口如其不然乎？縱好事亦不當深山

印兒心誠殊奇

暮夜涉險。給人老人點首曰。此說大有理。不復汝疑。但從我行。保汝主僕得噉飯處。因同入洞。洞中黝暗。頗不易行。凡數折。忽大開朗。平衍廣濶。雖戴石履土。而廻廟曲室。無所不備。男女數十人。聚候于庭。見負如彪至。茂不欣慰。爭來扶掖。安頓榻上。飲以硃砂湯。如彪神氣始復。雙臉微開。印兒遽前擁之。泣曰。大郎甦矣。勿驚。如彪見印兒。夔然起坐。問此何地。豈其夢中耶。印兒哽咽告之。老人曰。此洞天也。隔絕人世不

知其幾由旬。欲歸不得矣。如止此無徒悲。如彪拜問出處。老人自稱胡叟。兒女頑劣。不計利害。非子仁者。開一面之羅。則此時肝腦塗地矣。如彪故穎悟。便知印日間所縱之狐也。自念既有施于彼。佳亦無患。密語印兒。見印兒亦恍然。遂相安。不以為異。日漸慣熟。雖閨人亦不相避忌。叟二女。長曰阿筭。身小而潔白如玉。媚曼夔絕。為九姻所重。次日阿嫩。修眉細目。而微麻。婉妙殊勝。叟議以一女妻如彪。而莫決誰可。胡媪

妙

思難中得此趣

孤而雅意苑
為空得

夜譚陵錄 卷之十二
曰盡效法古人以紅絲繫女腕而勢其頭緒令童
隨意牽其一為竇窻之選與曰是或一道也阿笋止
之曰董郎有大恩于姝以姝嫁之情理兼盡誰曰不
宜與拊髀曰此不易之論也夫復何疑第如汝之能
讓亦有足多者笋含羞而退于是以嫩歸如彪舉空
艷羨以為玉藥瑤英天然嘉耦也笋酷好咏吟時過
如彪夫婦相與談詩或分牋拈韻其相唱和如彪嘗
盜小婢為嫩所執戲令長跪而批其頰諸婢得以為

笑笋謔之以詩曰鵝鵝比翼鳥一夕忽分單夜靜更
深後鶴行鷺伏前雪膚依草薦玉掌示蒲鞭俛首無
生氣即當犢鼻邊如彪見詩笑曰阿姨可謂揣摩到
家矣然而尚有未盡處試為足之乃和而返之曰垂
成事忽敗肘膝赴床前方寸癡如醉雙頰熱似燃夜
深孤鳥動春老一蚕眠不殺形尤酷飛鳥壓兩肩笋
展誦一遍街袖而笑嫩怒之以目曰子無伎倆偷香
奈何以我解朝如彪曰句句實字字真詎有虛假嫩

曰字經三寫鳥焉成馬况事已隔日汝等詩人更多
附會。往往誣妄好人。那是為憑。心正何怕眼斜。一任
汝曹喋喋。笋曰妹以聞威自鳴得意。妹夫又口有雌
黃。皆非兒所當究。但借此作一詩題。聊以破淡耳。嫩
戲拍其肩曰。姊好此尚服。便強使人削趾適履。獨不
念魄膜之詞。傳之悠久。徒為亂真之贗乎。亟當自懺。
勿洩于人。笋笑曰。媿子包羞矣。既出軟語。姑置之。遂
裂詩于燭上焚之。歡笑而散。自此與如彪相狎無所

不至。但不及亂耳。一日姊妹同往舅家。翁央印兒為
御筭于碧紗中。見其韶秀。歸製却夢令。辭曰。擲果潘
郎風味。傅粉何郎風致。底事不同車。忍作執鞭之士。
留意留意。留意詢伊名字。既而出月。疎干防檢。適嫩
携如彪來。得辭競觀。嫩笑曰。兒今日不得詩題矣。遽
擘棧和之曰。漸識石榴滋味。驚見蓮花標致。有女正
懷春。誰是誘之之士。留意留意。留意印兒名字。如彪
方欲捉筆。笋已歸室。過窻下。聞窻內折紙戛戛磨墨

妙態可想

不料即見作大
舖夫食其茶作事
顛即至常務新
不灰耳

夜讀隱金 卷之十一
隆隆猛憶詩牋未收急入視嫩已睥之而笑矣笋羞
澀無以自容嫩曰知妙妙語又得一詩題故來相駕因以
和詞示之笋大慚二人戲語間雜良久始去嬰風聞
笑曰婢子下流乃悅及輿夫耶吾不可效王鄭之所
為致兒女子憔悴以死即獨吉以印兒贅笋居久之
嬰謂如彪曰子二人可以歸省矣如彪慮父不容嬰
曰雖欲不容豈可得乎二女任携之去第無所歸家
為可愧耳是日置酒為饌唯一小駟駕中車命四人

小駟晏

乘之行甚駛轉瞬已失洞之所在並無執轡者而小
駟不借鞭策循路委折直抵家門宛若熟路四人下
車小駟自返入門一家皆驚以為鬼物又見二女之
艷彌各詫異印兒備述顛末家人始定爭為泣告曰
大郎在外二載餘豈知家中一敗塗地主人自棄大
郎歸來三日即捐餘矣二郎病癩癩接踵而歿唯葛
封于一月前自云上帝命為某山之神是夜無疾而
逝房中諸娖皆已改醮奴婢之所以不致星散者徒

以有大郎生母在耳如彪大慟登堂拜母引罪自傷
母曰兒見棄于父罪不獨歸也今得婦而返殊慰老
身又念葛封之忠印兒之義養爲己子更名如麟二
女事姑極孝家貲十倍于昔各生一子一女親故知
爲孤育無肯結婚者男娶女嫁皆求之于遠方後十
餘年母死殯葬之禮哀祭皆盡既服闋如彪悉以田
宅分屬二子同如麟復從二女入山遂不復返其親
故多言狐女別無異人處唯衣不更新亦不舊故面

貌常如十八九歲人喜食雞肉嗜火酒爲可異耳又
言其姣媚處見之者無不狂惑失志所遺子女雖美
然較其母百不能逮也

蘭岩曰董恃財自恣棄子拒諫可謂不慈矣身
死家敗立見銷亡非冥報乎印兒從如彪于萬
山中歷危涉險雖死不避忠義可嘉其獲佳報
于意外不亦宜哉

某別駕

某別駕之任嶺南。值大雨。借館于山頭許氏家。許故
 大戶。第宅深廣。書舍後朱樓五楹。別駕欲下榻其上。
 許有難色。別駕固請。許躊躇久之。始曰。下榻固無妨。
 第樓中所有什物。幸勿移置也。別駕敬諾。許置酒相
 款。至二更。乃命燭導別駕登樓。鄭重而去。別駕環視
 樓中。一切箱籠。几案。琴書。妝奩。牀帳等物。無不整潔。
 別駕默念。此必主人閨秀所居。密室曲房。晏私之地。
 以我力請下榻。故爾曲意騰那。其誼亦良厚矣。事出

淨甚

益覺可疑

省其疑令神
 視次視
 德容宛爾
 徐去家風範
 不月

冒昧中心不安。翌日會須厚饋。以酬其情也。籌計更
 餘。始就枕。啟帷視之。見翠被繡衾。麝蘭芬馥。心愈憫。
 然。然無如之何。姑就寢。輾轉間。恍聞履聲。藉藉。心異
 之。伏枕潛窺。見一女子。麗甚。年約十六七。衣裳縞素。
 就凡上剪燭。開鏡匣。作晚妝。盥漱訖。徐徐盡緩結束。
 寘諸梳櫪。獨留褰衣數事。置諸薰籠。焚香。易履。即移
 燭。啟幃上牀。一足甫入。衾別駕神蕩已久。遽以手握
 之。女驟驚。戛然一聲。破窻而去。急起索之。杳無所見。

自烈歌

讀不壞壞讀

窻紙如故。衣飾亦亡。別駕始悟。非人大聲急呼。僮僕畢至。亟起主人而告之。並詰其故。許始而愕然。繼而愀然。既而泣然。曰。客長者也。請以誠告。小人有妹。色藝俱不下人。許字同里。吳孝廉之少子。江未嫁而江短命。妹誓不更嫁。屏居此樓。日惟事書畫。自造前歲季秋。年甫十八。病不起。將死。遺囑母氏曰。兒死亦不_{可。修。}下此樓矣。望母無忘珍愛。無撤床第。凡夙昔玩習之物。救奩之具。悉位置如生前。囑訖。即瞑。母不忍拂其_{悲。極。}

冥

意悉如所囑。迄今閱二年矣。昨公欲下榻于此。小人所以猶豫者。職此故也。後思人忘已久。似無事涉。嫌故不敢方公命。詎意貞魂未滅。褻瀆貴人。驟聆所言。並詳容色。的是亡妹。驚定悲生。老母聞之。尤虞慟絕耳。別駕拊案而歎。心惋鼻酸。弔之以詩。奠之以酒。詳誌里居。並書姓氏。詰朝辭去。至于任所。下車伊始。卽為請旌于撫軍。撫軍亦為感動。第未審其後果能旌表否也。逢書農能為悉述之。

夜讀圖錄 卷之二
關齋曰未嫁而能守志不奇奇在身死而鬼猶守志也第貞烈之性生得全歸而一行作鬼乃為人窺素體屍纖足鬼而有知吾恐自傷有污必將投繯而復作貞潔之響耳

蘭岩曰貞烈之魂金石並永詢不誣也嗟乎香奩粉匣猶存昔日之精神冷雨淒風獨受今茲之悲楚空樓闌寂獨來獨往塵鏡蕭條自嗟自感詳其姓氏誌厥里居請而旌之庶可以慰貞

魂也夫

雙髻道人

鄧都市上有道人貌黑而髯身軀而瘦不詳其姓氏里居亦不詳其年歲或言聽其語音似湖湘人或曰似河南似成都悉不可必以形求之常縮雙髻成以雙髻道人呼之縣有富人呂氏生七子二女同居各爨有賈者客者從軍者遊而惰者無足紀述唯六子驛納粟為太學生少年任俠尤癖好符咒之事平居

行跡異

惜少年癖此類為可

女子何為

願其所好矣
人善于引誘

夜語隱錄 卷之二
購求秘書盈囊累笈終日閉門檢閱硃筆黃紙與香
燭錯陳夜間載指禹步一家莫測所為唯二妹附和
之而卒無一成殊為鬱結一日遊平都山偕徐邵二
友過市見道士立坊下遮道謂驛曰諸郎邪遊能携
我一行乎驛難之曰馬止于三先行豈可獨步與廝
僕伍道士曰即第行勿為我慮驛乃與徐邵並轡往
既至道人已先在驛問來何速道人曰由捷徑耳驛
頗疑之酒半邵言其先人官九江時每遊廬山熟聞

驛已入夢中

置身天外俯視
萬有其在目前
道人切術自足
動人

其名勝恨遠不能至道人曰諸郎有廬山在念耶盍
即此一往遊之徐邵咸笑其誕驛獨忻然願往道人
令閉目去其履韞以指蘸唾書符于兩蹠喝曰起但
覺兩耳風濤洶湧之聲一食頃足已踐地開眼見白
雲滿衣罡風砭骨蓋已立五峯絕頂道人拽之並坐
石上以袖拂之風定雲開俯瞰下土一目千里諸山
撲地如培塿湖光一片康郎大姑似螺嵌水盤萬點
風帆若蠅矢集鏡繞山諸郡縣盡作碧烟數點歷歷

指趨高懸意見
洞徹深之則得
大道且然何獨
神仙

夜讀傳金 卷之十二
可指道人曰子知之乎此廬山極巔也值此亦有出
塵之想否士生斯世可以百為能登若最上乘斯不
負精力况神仙一道又子昌歎羊棗之嗜誠所謂一
求便得者子其留意時哉弗可失也驂不覺自投于
地涕泗交流萬千首肯既而道人曰可以歸矣仍前
攝以歸徐邵但見其閉目久坐耳驂至家延道士入
廳跪而拂席膝行再拜曰始吾以先生為一邑之狂
人也乃今然後知先生為當世之仙人也願委贄為

曰更求奇異
自異其道無絕

愚不可憫而不
足憫

此神仙氣色耶

弟子肯收錄否道士曰小郎之志則大矣心則誠矣
然而時未至也驂曰傳數般奇術異法先為入道之
門庶不虛此良緣也道人筮之入迷途矣苦乃許之驂大喜呼
二妹出拜淨後園精舍三楹以居道士與二妹受法
日夜練習妻妾亦不得面道人又淫其妹曰吾將使
二仙姐懷聖胎也半年後道人或去或來驂與二妹
亦時夜出達旦始還驂面色日漸青白入邪深也二目瞳然能
登雲作霧喚雨呼風召神役鬼等術其妻屢戒勿術

又彈道錄

卷之十二

雙髻道人

三

愚人見解固曰
不同
其妻不遜齊人
婦之賢

秀才而獲處僧
尼備卒問未免
斯之痛地

子人驩曰吾有此術可橫行天下人其奈我何于是
不自密秘闔邑莫不知之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
必盡夜而後返其踪跡甚詭秘也汝盍矚之妾諾焉
是夕施從良人之所之卒至西門外密林中已先有
六、七、人環坐其次有似秀才者軍卒者賣菜傭者又
有一僧一尼貌極猗惡而雙髻道人亦在焉見驩至
羣起迓曰皇帝來矣驩中坐諸人列坐相與計議其
妾隱身于黍稷中諦聽之咸稱僧尼道士為國師秀

妾入謀叛逆乃
其本行

二妹能此不枉
為道士所污

為愈出愈奇

才為軍師軍卒為元師所論無非先取某州據某縣
殺某官大抵皆叛逆之事尼問曰二仙姑胡不至驩
曰彼追魂之法尚不精練來時令其演之今夜不至
矣日曛暮遂各起身向西去不測所往其妾驚惶奔
告其妻妻大患潛至後園從門隙窺之見樹下有土
臺高三尺餘上設一几几上燒雙燭大如臂燭光下
有髑髏七八枚臺四角皆燃燈一盞二妹被髮跣足
仗木劍步罡于其上覺陰慘怖人却回相語曰良人

其婦何明其矣
何味

快哉此舉然隨
者二百餘人焉

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不我能憐矣。乃相泣而
訕于中庭。隣婦過而怪之。殷殷致詰。其妻忿甚。以實
告隣人。恐為所累也。鳴于官。官慮其不軌也。密白總
戎。總戎陽寢其事。而遣其子及標將密跡之。得一洞
于萬山中。妖人出沒其間。飛騎報聞。總戎乃親率輕
騎。一于銜枚電赴。夤夜抵其處。以枯柴裹穢物。裸以
硝磺。堆積洞口。如山。舉火焚之。烟焰蔽天。次日未刻
始熄。使壯夫入洞搜之。得薰蕪僵屍二百有奇。揭榜

中道者以從
道不口之竟
于
內不則其信神
神仙

月餘。無敢認屍者。遂瘞為巨塚焉。一僧一尼人。皆不
識。唯一道士。一黃衣少年。咸識為雙髻道士及驛也。
總戎令裨將率眾就呂家掩執二女。二女用邪法咒
脫。嚴捕未獲。遲數日。有人于西陽山中有雷殛死二
女子。死岩下。告官驗之。背有朱書曰。左道惑眾。妖人
呂氏云云。方知二女雖伴脫國法。終難免天誅也。

蘭岩曰。今試有執途人而告之曰。汝為皇帝。未
有不駭然而走。以為此羅滅族之禍者矣。驛因

蓄有逆根。故道人得欣。其所好而欺之。左道惑眾。愚人往往迷而弗悟。卒之身首異處。悔之何及。吁。可哀也夫。

阮龍光

新建阮龍光。公車入都。將抵繁昌舊縣。遇風。亟艤舟入僻港。泊荒塘之下。二更後。風息。明月滿天。十數隣船。盡楚巫巴客。神簫夜火。襍沓紛囂。阮不耐其譁。獨登岸謀靜。同載者咸不知也。信步得一巨石。倚大樹。

孤人情景寫來
如畫

一語便爾凄然

一株。卽坐踞其上。食頃。隱隱聞斤墜下。有人絮語。察之。見八九人。圍坐沙際。相去不過十數武。阮以為汛兵。徧宿。故憩於此。初不為意。夜靜。江山清寂。語言了了。可辨。聞一老人帶晉音者言曰。一貶眼。又一年矣。黃六爺父子。未來時。咱與耿先生薛三哥。金大嫂宋姑娘。每夜共坐此地。亦時醺飲。彼時薛三哥尚捕魚。必繫船于渡頭楓樹下。金嫂戲窺其箬簪。中竊取小魚。耿先生獨守腐局。始終不肯下筯。我等羣嚇之。及

星島青年會覽
社遠望明

薛三哥同李七姪入夥後。耿先生被伊終夜啣。猶徵酒連亦何可笑。今黃六爺云云語。遂輕殆不可辨。俄一操吳音者曰。莫污峨人。爭聞一少年哀泣聲。又一人曰。一人向隅。滿座不樂。憶昔泊此。被槍楚窘迫時。金家姑嫂亦不克免脫。是時耿先生笑獨無依。實大。可憫。一人強之曰。彼受趙撫臺託辦貢物。盡出何樓。李總戎囑作碑文。悉由撫拾詩。不解蠶腰鶴膝字。不能。鷹尾蠅頭。卯酉參商。隨筆湊合。歲糜脩金百兩。

日市饅肉二斤。然猶唆訟投詞。危于蔡卵。憂貧怨賤。窘若拘囚。今冤處九幽。幸全四體。不聞楚些。但作吳吟。薛三哥蹇滯一生。漂泊半世。得魚換酒。出險入夷。先生酒衝愁陣。固然矣。而抑念奇兵之所自來乎。讀書人漫作顛預。已不足為訓矣。顧又噉然哀鳴。忘夙債。而念夙卻。是先生猶有達之心也。所謂不矜細行者。乃至此乎。既而少年啼愈哀。入耳極悽楚。移時有秦音老人慰之曰。吾輩亦已無生趣矣。乃對酒當歌。

世人多受此病

夜讀隨錄 卷之十二
希圖破悶。奈何復事野哭。令人不忍復聞。縱李兄言
太刻毒。適足破涕成笑。何須芥蒂。即如老朽三五少
年時。視取科第。真不啻摘髭。禍福罔知。一味驕滿。形
骸放浪。思與晉人分道揚鑣。未遇嚴師。不親諍友。性
由習改。心為境移。以致橋梓相乖。藁砧多舛。不意鸞
鳩伎倆。决飛祇捨榆枋。白髮青衫。竟作道旁苦李。迄
今。髑髏戴土。念魚腹而心酸。魂魄思鄉。望雞頭而氣
苦。不幸之幸。邂逅多君。不言之言。於戲吾子。無何少

忽哭忽歌忽歌
忽哭各有心事
各其悲酸

年哭漸止。繼有作歌者。聲如曳縷。歌未竟。羣作嗟嘆
聲。阮始知遇鬼。惟怯聞。瞥見一燈熒熒。自遠而近。所
坐樹根石下。嗶剝有聲。青磷如豆。轉瞬徧地。皆是阮
大患。毛髮蠟張。倉皇歸去。步步迤邐。覺月色不刃。兩
眼皆障。奔走半夜。筋力俱疲。迨東方既明。始如夢覺。
依然。在樹下石畔。跬步未移。色變神癡。頓踏于地。舟
子晨興。失阮所在。同來踪跡。掖之登舟。阮述夜來所
見。或曰。此鬼打牆也。無足怪。所可怪者。前月有鳳翔

黃監生父子。販法帖于蘇州。覆舟于此。鬼所稱黃六。爺及所聞秦音老人。必其人也。其餘既分先後。必有新舊。蓋相繼溺死于江中者。阮入都。為咸安宮教習。予嘗聞其自述如此。

蘭岩曰。荒塚間遇鬼。迷惑亦常事也。未若是之。語言歷歷如晤生平者。

某太守

某大僚位首揆。甲第連雲。富擬卓鄭。門庭如市。干謁

者恒旬月不得一見。名紙生毛。某太守失其名。夙與其家奴某季相友善。每入都輒館其家。季巨富。擁貲百萬。喜交仕宦。為光寵。往來無白丁。太守呼季之父為叔。其父出入太守。每為執鞭捉銜。修子姪禮。以是為眾人所羨。亦以是為君子所輕鄙。不齒數。而太守自以為得計。處之怡然。適相國壽辰。季父子皆入府。供役太守。獨坐齋中。夜分有叩門鑼聲。啟戶視之。則一穉穢合度。位置得宜。皓齒明眸。雪膚花貌。二八佳

夜讀隱錄 卷之十二 三
麗人也。太守驚異，詢所由來。女稱家人之女，憐公岑寂，聊過一談。太守神思恍惚，弗克定情，乃相與繾綣。無夜不然，每至則醇醪饕餮，滿前羅列，不審從何處得來。女無所不能，無不妙，而尤精李虛中秘傳之術。太守問功名胡底，女推之曰：八字入格，自是二品貴人，所可惜者官品高而人品低，人爵進而天爵退耳。太守曰：敢聞其說。女曰：人生富貴貧賤，皆有命焉，非人力所可遷就也。世人不妄其命，不明此理，以為

人力可以致之，甘心奴顏婢膝，倚靠冰山，百計經營，以達夤緣之路。卽如今日相君之門庭奔競者是矣。然相君之勢位日崇，則門下之趨承日盛，此而千金爲壽，彼則倍蓰以進之，彼而萬金爲賂，此則什伯以形之。相君縱欲市恩，而卽此兩端已不得不高下其手，况趨炎附勢者如蠅之逐臭，蟻之赴糞，不堪屈指詎止此兩端而已。公欲叨淑世之榮，而先蹈失身之辱，且又等而下之，媚及賊，獲此巾幗，尚以爲羞，寧鬚

夜讀金瓶梅卷之二十二
眉反不爲愧異日莫云二品雖位極人臣夫何功名
之足稱述乎太守聞之慙汗如雨改容謝曰敬聞命
矣會當他徙女曰徙之似矣白圭之玷尚可磨也尚
須痛改前非勿踏故軌爲得太守曰雖然舍卿而去
何以爲情女曰兒亦從此永訣太守愕然曰何遽出
此女曰兒非人實曰墮中一老狐也與公稍有夙緣
故來了之今了却夙緣矣雖欲一夕聚首不可得也
前程遠大慎之重之言訖遂去不復至太守不勝感

唱翌日托故他徙去一年相國以罪免季亦權法太
守深自悔過磨琢自新後果仕至某省巡撫晉兵部
侍郎一如狐女所云

閑齋曰人設喻借人之勢以恣威福者曰假虎曰憑
城是天下脅肩諂笑最工媚人者莫狐若也今觀此
狐之所以規正太守者人而狐狐而人矣如此狐固
爲僅見而世之如太守其人者胡多多也

鄧縣尹

寔

用心如此之苦
待不疑乎神明

三

衡水某村有婦人與豪右私通而謀殺本夫者為尸
姪所首奸夫以多金賂作行人俾其袒已相屍無
傷官不能理轉斥首告誣妄痛懲之復訴諸府太守
委定與令鄧公往按之鄧至反覆相驗不得証據夜
宿館舍思維不置披衣起坐時約三更響盡從人熟
寢地上鈎聲相和已而有寒風起戶下簾幙動響燭
光昏暗隱隱見壁角現一人乍前乍却倏跪于地鄧
不禁毛髮森豎寧神審諦則形質服色彷彿日間所

相

何為視書癡

相屍也微作啼泣聲右耳畔垂一白物鄧忽悟乃大
言被害之寃吾必為爾雪之爾其歛跡吾知之矣其
人叩頭而隱燭亦驟明鄧遂就枕榻日折柬召衡水
尹曰氓之蚩蚩詭辭與訟苟不立鐵案以杜其口將
何以肅公令而靖刁風請與公督責相人同至屍所
務使死者無遺感生者無適情庶上可以覆府尊下
可以服觀者衡水尹見書笑曰人謂鄧公書癡良不
妄矣作縣十年貧如寒士其才可想矣似此公案豈

文選卷之二

卷之二

三

得其真焉得不失色

拙宦所能辨耶于是復往相之鄧此令檢視右耳作
作失色乃于耳中取出水濕棉絮須臾堆積約略半
斥鄧指示衡水尹曰此奸夫淫婦之所以得志也尹
大驚駭再揖謝曰似此奸謀不特目所未睹亦且耳
所未聞實洗冤錄中所未載微寅兄其孰能知之鄧
曰此冤魂之靈非弟之能也即屍前提奸夫淫婦嚴
刑拷掠盡得其狀奸夫坐斬淫婦坐凌遲案結一邑
稱神明

蘭岩曰真心為民細心辦事不辭辛苦不憚繁
冗魑魅情弊焉能逃秦鑑哉倘草草了事以為
明決不留其不為奸使欺誑也幾希為民父母
者向其加意哉

斬總兵

黑河堡在無定河畔河流移徙無定往往不遵故道
輒有時去堡三四十里居民取汲甚艱會夏月霖雨
淡旬所在沙漠穿窟處多溇潦居民賴之有一潦甚

夜言隨錄 卷之十二
深淵歷年不涸遂有妖物據之竊食村中羊豕漸及
小兒村人通宵邏守比戶戒嚴或有見其形者則一
大黑人高丈餘烏衣長鬣搖蕩驚人村人患之適一
道士年近八旬與二徒自湖南來自言能祛邪怪眾
公釀四十千免其用法道士以老辭其徒請行道士
曰汝術無能為也徒曰昔在川中何以成功道士曰
此非其比矣彼川中之水分沙滯石易為措置顧此
濁流何以設施徒曰一符一籙猶致一流金諒此么

捉妖必設壇古
將以誅之宋周
馳入水中與妖
鬪力者道士取
死必矣何以捉
妖
焉知不是已解

麼何足齒數遂不聽師言步至水濱禹步焚符以召
妖物久之不至乃亟解衣仗劍入水中卽刻波濤
洶涌眾以為道士捉得妖物矣喧呼以助其威一食
頃水盡赤見一臂浮水面俄又一頭浮出就視之則
道士已支解矣眾大驚四散而奔會榆林總戎靳公
桂行部過其處見奔民而訝之詢知其故亟遣兵三
百人鑿渠運屎盡徹其水得一黑魚長二丈許巨口
無鱗撥刺泥淖中殺而烹之味劣甚自是怪絕

嗚呼五陰理則
嗚呼其理明

鬪齋曰予聞北海有冰鼠焉常伏層冰下穴宜齧歲
久大如象齧愈甚穴愈濶冰愈薄齧或泮焉泮則失
所天失所天而見真天則死人取其肉為餐骨為器
因嘆世間傍門戶求利達者人皆名為趨炎而張豕
獨有冰山之喻嘗疑疑非其倫且冰既出矣庸有消
時乎觀于此而後知象之善喻也此黑魚亦大類是

恩茂先曰和霽園言其祖誠齋公明鎮武威時
秋稼將登忽為李左車所虐公怒選壯夫百人

明無此奇舉非
與天抗也

向雲頭施火鏡迎擊之雲雷輒退水雷頓止蓋
其地近陰山電有大于石磴者自公行此法數
年無雹患奇人奇舉何異錢塘之弩又公憂
歲旱數祈雨不應乃至城隍廟與神約三日內
若不雨必毀像焚廟是日向午黃沙蔽天闐闐
間挑燈為市日暮遂雨初如毛漸如絲既而天
雨如注盡夜方止四野霑足一郡僦聲雷動紳
矜父老齊集轅門焚香拜祝多福二事皆載武

威東門外功德碑

蘭岩曰至誠感神昭然不爽韓文公驅鹽魚同

一理也

藕花

羅可榮

商邱宋文學客禹航傲居湖干蒹葭衣牆苔茸毯砌地極幽僻柴門面湖夏秋之間蓮花最盛宋性故愛蓮有詩百首詠之會夏日倚門縱目見二女郎操艇子來採蓮一衣紅一衣紫姿態甚美而衣紅者尤艷

此書必有所因
之序結據
所詳敘由
以者也

未免多事

絕。次日復至。大約由來西去。比日皆然。宋初不敢問。後以其頻。漸相識熟。因詰之曰。蕩舟亦屬險舉。採蓮不為急務。何不憚煩。女笑而不答。宋復以言挑之曰。曷居在望。何不一過。啖茶。女復不應。但促回。擲紫衣。女轉儀船。近岸曰。彼既強來。作東道主。卽一往過。臨看真將可以疑客。宋大喜。踴躍為導。宋固獨處。一唯傭奴服役。見之疑訝。問那得致此麗人。宋緝之曰。家中姊妹也。來此見訪。萬勿洩言。外人致增酬酢。奴唯

孤行字任意
去留深信不
發覺色心動
不暇他計耶

花如解語還

唯去。但司寇鵬無暇旁及。二女相顧而笑。紫衣女曰。誰謂其癡誠。慙矢口虛妄。尚須思索耶。宋亦笑。於是狎昵。殊甚。詢及姓氏。里居。紅衣女曰。見名藕花小婢。名淺花。家在湖上不遠。土著也。是夕。遂留與亂雞鳴。輒欲言別。宋固挽之。女愀然良久。乃謂宋曰。荷君雅愛。詎忍一刻睽隔。特勢有所不能耳。知君達者。必不為怪。請以實告。見輩非人。實花妖也。君苟不棄。祈至湖上。見芙蓉中有一莖。紅鮮異常者。即其下有菱花。

一簇可並移。歸勿傷其寸根。片葉植諸盆中。養以湖水。勿畜六擾。勿接惡客。則見與菱花當得朝多相對矣。宋且驚且喜。謹誌之。遂縱之去。旭日始。且即寬小。用。徧閱花中。果有一莖。色儷朝霞。香逾水麝。大亦倍于凡品。更驗其下有菱花。迥異。即出重賞。募漁人。並泥移歸。培植巨瓮中。閉門謝客。終日坐卧其側。三日不見女來。頗深疑。抱默。搜冥想。萬慮紛然。至第四日。悶而午。睡覺耳畔有拖裙聲。視之。則二女已至榻前。

急殺

女亦
至聖名不意

矣相見驚喜藕花曰蒙君盛養感深五內第資質脆弱不任勞瘁故數日蘇息甫能動履致君寂寞誠不自安宋曰但得常聚首何妨暫違顏卿生年來如窮波斯落落不稱意今得與二卿為耦雖死亦得女曰君此心真堪對起但能終守不渝則懷與安雖敗名誠非無益于性命也且名者實之賓也輕漚汎水起滅頃與苟不行樂及時縱活百年如蜉蝣朝菌耳即如見輩去千頃之廣而就一勺之多辭鏡湖之深而

內讀女子之口

好詩

詩雖絕

何意至此惡客
可恨

居瓦缶之淺非不知猶魚遊釜中燕巢幙上其安危妖壽天壤之懸殊也亦以子生不如偶死耳因貽宋詩曰彈指韶光易老瞥眼初陽又懸從此朝朝暮暮不隔秋水思君自此三人如形影之隨不離跬步二女極相恤衣服履舄互易著不分爾我一曰宋他出二女過訪不值見盆中菱花秀異採之而去日暮宋歸藕花泣訴菱花被創之由君不憐而救之鬼豈忍獨生宋大動問何術以救之女曰但培其根每清晨

花亦托佛力似
生奇極

滿引數月宋亦
苦哉

何等珍惜

悲感學草不堪
再讀

有情如此

宋復絕出何一
誤交耳誤耶
又逢此無醫

夜讀陶金

卷之一二

三

可籍

為誦觀音咒九九遍。明年此際，可以再生矣。宋如所
教，至心持咒，時以湖泥培養，日夜不輟。次年復出，菱
花忽至，雖覺癩生，而恣態愈艷，相見悲喜交集。各叙
間潤刺刺不^休，宋自得二芳，精神發越，形氣清爽。讀
書一過，輒能默誦。又一年隆冬大雪，盆水一夜寒透，
二芳不至，宋獨居塊然，不測何故。夜夜不寐，涕泪沾
衾，日對瓦盆，潛祈懇禱。忽春盡夏來，藕花獨至，形
容憔悴，愁苦不勝。宋擁置膝上，為之拭淚整髻，問何

為。屢因至此，菱花安在，不與偕來。女泣曰：尚憶菱妹
耶。已作凍鬼，隔年矣。兒亦不耐嚴寒，雖苦不死，而奄
奄一息，不久亦將辭人世。與君永訣耳。宋一慟幾絕，
思之，不措。賴藕花相伴，不致哀死。但藕花日就瘠癯，
宋又憂之，延醫調治。醫一見，失志診其脈，又甚異。人
漫留藥，一刀圭，誌其門，逕而去。雖去，而日伺于門，與
其一。百適，宋又他出。是日薄暮，醫偷見藕花獨步湖
上，丰姿綽約，與湖蓮爭艷。醫不復能耐，突前抱持之。

又重訂錄

卷之十一

藕花

三

可謂憤人

藕花駭而逸，躍身湖中，警慌持其足，足拍然而折，視之藕一段耳。始知其妖幻，巫告宋，宋大痛恨，趨湖上哭之，深恨醫之選事，欲明諸官，備奴勸之曰：明明妖異，雖之官庸得理乎？宋乃止。翌日仍至湖上哭之，見一蓮花浮水面，斷藕猶存，慟哭抱歸，種於盆。越宿即萎，乃具棺衾葬之湖上，作芙蓉誅以弔之，遂髡緇為比丘，雲遊不知所終。

蘭岩曰：花是美人，全影美人是花，後身原無分。

別耳弱體柔，姿珍惜之，且恐不勝。那當此庸醫惡客，疊加損折哉！彩雲易散，琉璃脆信不誣也。

王塾師

宗室某王子白問亭，方其未襲爵時，家有塾師王姓者，教授有年矣。往往作戲術，頗奇幻。偶一炫露，漸為家人所知。一日與白之親故夜飲，客曰：此時安得鮮魚湯啜之？王曰：易易耳。乃覓一籃子，命館僮提之，閉目繞地而走。僮且走且作摸魚狀。有頃，王曰：止。得之。

夜讀陵金 卷之二 三
矣。果得一魚長尺許。撥刺籃內。烹食之。味極鮮矣。衆
詰館僮。何遽致此魚。則云在水中摸得耳。或又思市
賣。殺饌。王卽取錢如價。置籃中。仍命僮閉目行。隨見
多品在籃。烹飪之美。如初出。獲者熱爍唇齒。諸如此
類。不一而足。愚者驚其神。智者但謂其有搬運法耳。
居久之。王子忽患癆瘵。日漸尪羸。易醫數十。藥石罔
效。親串來探候者。進則相慰。退則共議。以爲斷無痊
理。其母某福晉。祇生王子一人。日夜焦愁。眠食皆廢。

或言王子之病。非俗醫所能療。館中王先生法術元
妙。福晉倘能降心求之。彼必有以接手。福晉以爲然。
卽使內豎延王。八涕泣而道之。王正色力辭。以爲不
能。福晉跪請。聲泪俱下。王請福晉起。俯首沉思。移時
未決。福晉又再四拜懇。良久。王始許諾。曰。明日當有
以報命耳。趨而出。囑其館僮曰。無擾我睡。俟吾自寤。
遂引衾而卧。狀若死人。王子有山陵在某處祖塋也。
是夜二更後。守陵人有直宿者。瞥見一人由甬道徑

入宮門審諦之則王先生也大駭愕隱念先生在城內夜深來此何爲方冥想間旋見殿上有人出迓衣四圍龍拱王入殿分賓主坐執禮恭謹似有所懇王亦有言相隔遠不能辨但潛身屏息于窓隙中窺伺之俄聞門外呵殿聲甚嚴見侍衛多人擁一王者入像貌瑰麗氣度尊崇冠履衣裳皆非特制王與殿上人疾趨迎拜同入殿中坐王者居中王居左殿上人居右王起坐再三似代爲殿上人請託者然王者

無言少焉忽聞一片誼囂見一人隸形手將一人髮辮且打且行同跪階下細視被將者卽王子也殿上人趨步下階向其人哀懇求寬復拜求良久其人終不許殿上人泣而入殿王隨趨下向其人耳語數四亦不允王嗒然却回旣而王者出殿當陛而立開諭再三其人不得已始釋手痛哭而去其聲甚慘殿上人拜謝王者及王殊形感荷已而王者去王亦繼去殿上人送之出門返入殿上遂寂然無所見翊日入

城備述夜來事以報福晉曰小翁病當瘳矣福晉未
遽信無何王睡起入告福晉曰昨爲王子事大費調
停蓋王子之祖在生時曾在殺一漁人漁人訴于冥
司冥譴先王當斬嗣至王子卽絕以償漁人之怨吾
感福晉之誠竭力關曰始得暫脫王子之厄然夙冤
未解尚須建醮超度方克解脫幸福晉勿忘也福晉
感謝一如其教王子病遂痊自是台府之人敬王如
神明一日王子約王遊西山夜宿山中清話暮見一

黑物大如牛蠕蠕而至王見之大驚亟囑曰知之矣
可先去于某處某潭下待我行將至矣物遂去王子
駭甚問此胡爲者王歎曰吾以不自檢束每自炫露
今此物欲與吾較量吾之厄也此物法術至精吾非
其敵然與之較必死不較亦死不能不與之較王子
請備棺衾明日于潭側收吾骨焉王子大驚力止其
行王曰是無所逃避也卽當往矣言訖欻歔而往王
子心不釋潛率家人十數踵至潭側察之不見踪跡

夜。謹。隨。錄。卷。之。一。二。唯。聞。蘆。荻。中。奔。騰。迅。驟。或。見。白。光。亂。閃。橫。若。掣。帛。旋。若。歛。火。如。數。百。金。戈。鐵。馬。之。聲。聽。之。膽。寒。見。之。股。栗。直。至。雞。鳴。始。靜。響。晨。入。視。則。箭。攢。黑。物。偏。身。皆。滿。伏。地。不。動。而。王。則。赤。身。偃。卧。潭。邊。鬚。眉。毛。髮。皆。盡。昇。之。以。歸。越。宿。始。甦。細。詰。其。故。乃。知。殺。物。之。箭。悉。鬚。眉。毛。髮。之。所。化。也。王。子。每。舉。以。質。人。博。識。者。多。以。爲。劍。仙。之。流。亞。去。

大尾

